**回忆泗水(城)战斗**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我鲁南军区主力三团，在鲁中三分区和各地方部队、民兵的配合下，一举攻克泗水城，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军长荣子恒以下两千余人，为我军大反攻取得了攻城的经验，打下了攻坚战的基础。二月十一日，山东军区首长罗荣桓、黎玉、肖华等同志通令嘉奖参战部队，指出：“泗水的光复，为我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鲁南、鲁中部队均有崇高功绩。”我当时在三团任参谋长，这场战斗虽已时隔三十六年，但当年战斗的情景，仍记忆犹新，现在把它写出来，作为对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同志，对我们的三团团长王吉文同志的怀念。

1. 消灭汉奸荣子恒，是我们在鲁南军区统一指挥下，继歼灭蒋介石的嫡系九二军一四二师钮春霖部和惯匪刘桂棠的三十六师以后又一次漂亮的歼灭战。荣子恒是原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总参谋长荣臻的儿子。他是个不学无术，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九·一八”事变后，荣臻在东北当了汉奸。荣子恒靠了他老子的地位和影响，先在东北军一一二师混了个副师长，继之又当了该师的三三四旅旅长，掌握了带兵的实权。父行子效，就在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这个毫无民族气节，一身媚骨，有奶就是娘的败类，挑起“曲线救国”这块遮羞布，像他父亲一样，率部投降了日寇，被编成和平救国军第十军，他当上了伪十军军长。荣逆来到鲁南，极受日寇器重，把他视为鲁南的伪军支柱，妄图靠他来伪化整个鲁南地区。荣逆受宠若惊，盘踞鲁南崮口山区，为虎作伥，烧杀掳掠，奸淫妇女，压榨群众，剿杀抗日力量，干尽了坏事。群众恨之入骨，纷纷要求剪除此害。同时，崮口山区是我鲁南重要山区，与天宝山、抱犊崮互为犄角，敌伪控制该地，严重地威胁我中心根据地的安全。可是，在一九四四年以前，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消灭荣伪的条件尚不成熟。经过一九四二年底至一九四四年初这段极其艰难困苦的斗争时间，我鲁南军区部队和人民，歼灭号称混世魔王的刘桂棠(刘黑七)的三十六师，拔除了很多敌伪据点，改变了过去那种“东西十余里，南北一线牵，一枪穿透的根据地”的局面。我们的根据地扩大了，我军的装备也随着抗战的节节胜利，大大加强了。就拿我们三团来说，每个营都编了个重机枪排，团里还编了迫击炮连。

鲁南军民，在这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满怀信心，开始向敌占区主动出击。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夜，鲁南军区集中了主力三团、五团全部和部分地方独立营，区中队、民兵，乘飓风大作的有利时机，向荣逆驻地崮口山区及桃花庄，东西天井旺远程奔袭。我们迂回敌后，秘密楔入敌纵深，一举全歼伪十军第二师，击毙师长刘国贞。此战斗极为激烈，我团伤亡亦较重，我与一营营长张朝忠同志均负重伤。随后我部又乘胜歼灭了伪一师苏富玉部驻柳行头之二团主力。荣逆遭此重创，慌忙率部钻入费县城固守。荣子恒似惊弓之鸟，在费县城仍感过于孤立，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终日如坐针毡，慌恐不安。此时，日寇也由于兵源不足，各点守备兵力分散，为了达到“重点守备，要点控制”的目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调荣伪残部由费县移驻泗水城，妄图使其凭借泗水城的坚固，与靠近津浦路的滋阳(兖州)、曲阜两据点遥相呼应，互为支撑，以苟延残喘。

1. 在敌立脚未稳，发起攻势，是军事上经常采用的一个战术。我们三团领导，在荣子恒刚窜到泗水城不久，即向鲁南军区提出了攻克泗水城，消灭荣子恒的建议。军区批准了我们的建议。泗水城在山东省泰山的南面，因泗河发源于此故而得名。它在孔夫子的故乡曲阜以东约三十公里处，春秋战国时期，同属鲁国孔子的七十二贤之一仲子路，就出生在泗水城东的卞桥。泗水城，是从津浦路上的战略要地兖州通往临沂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连接鲁南、鲁中地下交通的要道。泗水县南北两面，是绵延起伏的山峦，两山中间夹着一块狭长的平地，泗河就在泗城以北自东向西源源流过，滋润着一片沃野。这里涝收山，旱收川，农产品比较丰富，是我山区主力和游击队物资供应的一个重要地区。我们鲁南三团，当时驻防在泗水城东南约五十公里的平邑县丰阳、唐村、朱家村一带山区。当我们接受攻打泗水城，消灭荣子恒的任务时，我们刚刚结束冬季大练兵，指战员的战斗素质大大提高，求战心情非常迫切，这为胜利攻取泗水城奠定了基础。我团是原山东纵队一旅三团，后与津浦支队合编改为沂蒙支队，后又改为三团的。三团建立后，经常活动在鲁南、鲁中交界的滋(兖州)临(临沂)公路两侧，不断给日寇汉奸以沉重打击。我团的特长之一是攻坚战斗。特别是用炸药进行突破更为拿手。这是因为从三团一成立就有像邢波文、马立训同志那样一批井下采煤的优秀矿工。他们在井下采煤实践中，熟悉了炸药的性能，掌握了使用炸药进行爆破的一套技术。当他们提出在战斗中对敌人的碉堡进行外部爆破的建议时，立即受到支持，果然首爆成功，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这一技术，随着以后的战斗实践，不断总结提高，技术越来越熟，用法越来越巧妙，创造了偷爆、空爆、飞爆、连环爆等许多爆破方法。马立训同志是我团的第一名爆破手。由于他在多次的战斗中，爆破敌人的碉堡、城楼、圩墙，出色地完成任务，战功卓著，成为鲁南和山东部队有名的爆破英雄。马立训等同志创造的爆破技术，以后在山东部队中广泛被推广使用，对提高部队的攻坚技术和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三团也因此打了很多漂亮的攻坚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群众亲切地称我们叫“老三团”。提起“老三团”，自然要联想到团长王吉文同志。三团的成长和发展与王吉文同志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刚毅顽强，多谋善断的带兵作风是分不开的。他是湖北省黄安县人，幼年给地主放牛，风霜劳苦铸成了他那坚强朴实的性格。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当过战士、警卫员、侦察员和基层指挥员，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久经战阵，身负数伤。在他的大腿骨里一直残留着一粒子弹，每逢下雨阴天疼得他坐卧不安，难以入眠，可是一有战情他会把疼痛忘得一干二净。他机智聪明，善于学习，对新事物特别敏感，就是他首先发现并积极支持马立训同志，把爆破技术运用到战斗中去的。他那时才三十四、五岁，但频繁的战斗生活已把他磨炼成经验丰富的战斗指挥员了。他不仅善于判断敌情，分析战况，而且处事果敢、坚决，绝不因战斗的艰难残酷而犹豫动摇。因此，在我团，他受到了全团干部、战士的真诚爱戴、信任和尊敬。在王吉文团长的指挥下，我们三团逐渐形成了善于攻坚战斗，各级指挥员每战必须亲自实地侦察，指挥员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三大特点。特别是指挥员亲自实地侦察，这个优良的战斗作风，在以后的滕县攻坚战斗中，曾为陈毅元帅所表扬，并要求华东战场上的部队，学习这种好作风。这些好的作风，同样在攻克泗水城，消灭荣子恒的这次战斗中充分体现出来。  
    (三)为了稳操胜券，减少伤亡，我们在接受攻城任务之后，首先通过泗水县委和我团在泗水城的内线关系，对敌情组织了周密的侦察。经查，知道泗水城内守敌除日寇六人外，其余为荣逆司令部八大处的直属部队，约计一千多人，另有伪县大队一百八十余人。其主力驻于城北故县、城东之杨家庄、城南之南关及韩家庄，总兵力达两千余人。泗城西门面向兖州、曲阜，有公路相通，敌人自以为保险，在防守上较为薄弱，疏忽。泗城乃古城，城墙较高，也比较整齐，城外有护城壕一道，西门两侧筑有独立地堡，无其他防御设施，工事不强，城内兵力多用于城楼及制高点上，司令部设在城里之文庙内。我们根据各方侦察的情况，经过分析研究，认为驻守城内荣逆直属机关和县大队战斗力不强，如我们突然攻入城内，将其指挥机关消灭，敌人失去指挥，易于被我各个击破，并可乘胜争取外围之敌向我投降。因此，在战术上采取了迅速歼灭城内之敌，再歼外围之敌的打法。按照我团的传统，在泗水战斗发起之前，照例组织各级指挥员对泗城进行了实地侦察。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带领团营连三级干部，换成便衣，带上短枪和望远镜，向泗水进发。为了避免那些有经验的战士看见我们的行动乱猜疑，走露消息，我们天不亮就悄悄地离开了营地。当天我们在泗水城南靠近我区的一个村庄隐蔽下来，请了两个熟悉城关情况和地形的向导，在夜幕降临以后大家互相检查了行装，跳一跳有无声音，然后悄悄地向泗城接近。阳历二月初，虽然春天即将来临，山东的深夜，却依然是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加上来到敌人的鼻子底下，心情十分紧张。但是由于同志们对战斗的高度责任感，当我们来到泗水城下的时候，寒冷全部消失了，这大概是心中燃起了烈火的缘故吧。我们屏住呼吸，握紧短枪，轻轻地摸进了西关，西关没有敌人，我们又一步一步摸到西门口。西门紧紧关闭着，外面没有岗哨，地堡里也没有人，唯有城门楼上传来敌人的讲话声，咳嗽声和走动的声音。在这静静的寒夜里这些声音听得格外清楚。看到这种情景，我不由得暗自高兴，如果我们奔袭而来，完全可以直接炸开城门冲进去，使敌人来不及清醒就当了我们的俘虏。圆满完成了侦察任务，连夜返回，赶到营地已是一日早晨。我们顾不得休息，立刻向团长、政委及有关人员汇报了侦察情况，并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团长很高兴，细心询问了些情况，作了周密思考，最后下定战斗的决心，作了明确的战斗部署，决定下午即向泗水城运动部队，二十二时发起战斗。我们把主攻方向和突破口选在敌人设防最薄弱的西门。一营以一连由西门爆破突击，成功后负责歼灭文庙司令部之敌；二连由西门以北架梯登城，成功后向北发展控占北门；三连待一连突破后跟进，直扑伪县政府。二营负责肃清南关之敌，三营负责在城东北，打击可能出走之敌。尼山独立营在泗水城与曲阜之间设伏构筑工事，阻击由西面来援之敌。  
    (四)当一连带着爆破组进入泗城西关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知何故，敌人突然在西关增设了一个连防守，这就打乱了一连直接爆破西门，突入城内的战斗部署。只好先与守敌展开激战，当三连前来接替一连围歼西关守敌，让一连强爆西门时，二连已在西门北面架梯登城成功了。原来二连听到一连在西关与敌人接了火，就立即组织登城，一排长齐文勇，带领全排迅速突上城头。待二、三排登城时，因上人过多，云梯压断，未能跟进。我登城部队迅速控占西城楼，打开西门，一连、三连和二连的两个排迅速入城，按照任务区分投入战斗，展开巷战。战斗发展很快，至翌日十一时，二营肃清了南关之敌以后，整个战斗只剩下伪县政府高楼、东门和南门三点之敌，于是我们除留少部分兵力包围监视三点固守之敌外，大部分兵力抽出西去，协助尼山独立营打援。尼山独立营执行打援任务，早就布置在曲泗之间金庄至梁公林这段公路上。为了阻止敌人的汽车，他们砍倒公路两侧杨树横在路中间，并作好防御工事，严阵以待。二日十三时，曲阜之日伪军果然出援泗水，我部队立即猛烈反击，援敌很快为我击溃，仓惶西逃，龟缩回它的乌龟壳里去了。二日十九时，我团向困守在伪县政府和东、南二门三点之敌发起了总攻。这三点中，工事比较坚固，兵力较多较强的是伪县政府高楼，这里有日寇指挥官石川、顾问长泽金见及伪县大队近二百人。我们团级指挥员，大部分前来临阵指挥，王吉文团长亲自观察了地形，决定从西北角对敌人炮楼实行爆破。这里有一段五、六十米长的开阔地，通过十分困难。王团长亲自指挥火力掩护，第一名爆破手在通过开阔地时负伤。爆破大王马立训立即跃出掩体，迅速冲上去接过炸药包。透过朦胧的夜幕，只见马立训以他那熟练的动作，敏捷的步伐，忽东忽西，忽进忽停，躲过敌人的扫射，向伪县政府高楼突进。四十米，二十米，十米，转眼就要接近炮楼，忽然见马立训一扑不动了，我们的心一下子提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的心越来越紧张，敌人停止了扫射，王团长两眼紧盯着马立训倒下的地方，大家沉默着，猜测着可能发生的不幸。忽听王团长高兴地喊道：“冲上去啦!”没等我们醒悟过来，就听一声轰鸣，伪县政府高楼下面腾起一股滚滚的浓烟。由于这个高楼是修在一个两米多高的土坎上，未被直接炸倒，但是敌人却被爆炸声震得迷迷糊糊，晕头转向。在我们猛烈的冲锋下，敌人全部交械投降，日寇指挥官石川还想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伪十军军长荣子恒在其司令部文庙被攻占以后，带着他的副军长、师长等百余人退守东门城楼。此时他看大势已去，全军覆灭的下场已无可挽回，于是偷偷弄来一条绳子，拴在城楼上，乘黑夜从城楼上溜下来，妄图逃窜。可是我三营无数只警惕的眼睛和黑洞洞的枪口，早已在城下等着他了，当他溜下城楼没跑多远就被击毙了。很快，南门之敌也被全歼。随即敌人在故县、杨家庄的两个主力团，在我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也都乖乖地交械投降。至此，攻克泗水城，消灭荣子恒的战斗，历时二十六小时，全部胜利结束，共歼敌两千多人。其中击毙伪军长荣子恒，副军长陈镇潘、参谋长朱洪、一师副师长朱级动以下一百二十二人，俘虏伪一师师长苏富玉以下近两千人，击毙日敌指挥官石川以下二十人(其中日敌增援部队十四人)，俘伪县长李香亭、伪县大队长孔润阡以下一百八十余人。一九四五年春节就要到了，泗水城的解放，给传统的节日增添了异彩。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庆祝胜利，准备过年。为了让群众欢欢乐乐过个胜利年，经政府和部队领导研究，决定把缴获的大批粮食，除部队留一部分给养外，其余全部分给群众。消息传开，远近百姓扶老携幼，带着口袋、篮子，络绎不绝地赶来泗城领粮。整整一天一夜，泗水城内人山人海，川流不息，人民群众欣喜若狂，赞不绝口地称颂共产党八路军。荣子恒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为虎作伥，饮弹丧命，鲁南军民无不拍手称快，有秧歌调唱得好：李香亭(伪县长)来真无能，东边请来荣子恒。荣子恒更草包，见了八路撒腿跑。荣子恒来大坏蛋，认贼作父当汉奸；费县拣了一条命，来到泗水命归天！